

跟着古诗词
游义乌

四面石成楼，一溪水抱流

来到廿三里街道大岭村，才知道眼前的这座山实在平常，一些村民甚至不知道村旁的这座山叫石楼山，他们管它叫白鹤山。石楼山之所以显得普通，主要因其山势平缓，海拔仅198米，远观并无高耸巍峨之感。它只是静静横卧于大岭、红山两村间的寻常山丘，既无嶙峋险峻之姿、幽谷纵横之势，也无瀑奔流之响，更不见翻腾竹海与参天古木，山上植被也多以马尾松等常见树种为主。

古人云：看山是山，看山不是山，看山还是山。初看石楼山，不过是一座默默无名的平凡丘壑，安然横卧于天地间。然而，就在这看似寻常的外表下，却暗藏玄机。在山的东、南、西三面，都可见带状裸露岩体，经刀劈斧削，俨然成了三面天造地设的锦绣画屏。岩体由一层层色彩斑斓的岩石堆叠而成，阳光为它披上了金箔般的光晕，仿佛在这“屏风”上绘出了一道道优雅的弧线，使它的轮廓愈发分明。深浅不一的沟梁，被勾勒得错落有致，那是蜿蜒于山体间的诗意图卷，默默铭刻着岁月的年轮。

石楼山就这样自远古的地壳运动中走来，却在此忽然驻足，形如一条静卧蓄势、待时而飞的潜龙。白色是山岩的主调，故也得“白岩山”之名。其北坡险峻敦厚，而西侧岩屏尤为修长壮观，远望似一只展翅的白鹤，轻盈翱翔于青山绿水之上——这大抵便是“白鹤山”别称的由来吧。对于家乡之美景，清邑人丁元有《游石楼山》一诗，以简洁明快的语言描绘了石楼山的自然景观。其诗云：“四面石成楼，一溪水抱流。天然图画现，恍若斧斤修。惟我寻余迹，先兄得古邱（同‘丘’）。谁知名胜地，让我一家游。”

丁元主要活跃在清乾隆、嘉庆、道光年间。据《义乌大岭丁氏宗谱》记载：“丁元，字德实，号乐山。由太学生钦授营千总。平生喜吟诗，随所咏歌俱成妙语（道理、真谛）。著有《乐山诗草》。”

此诗的开篇，诗人即以白描的手法，勾勒出了石楼山的整体形态。“石成楼”，即形似层叠楼阁，既点明了山名的来历，又赋予静态山石以建筑般的雄伟意象。“抱流”则用拟人笔法描写溪水依山萦回之态。“斧斤修”，化用了《庄子·天道》“轮扁斲轮”的典故，以此反衬自然之工胜过人力，暗合美学中“虽由人作，宛自天开”的意境。“邱”是“丘”的避讳写法，清雍正三年（1725年）为避孔子（名丘）之讳，改“丘”为“邱”，成为地名标准用字。“土丘”，指自然形成的小山。

乾隆时期的山水诗，常融合了考据思辨与个人情怀。丁元此诗语言质朴而意象分明，并以“古丘”“余迹”等呼应了当时文人好古寻踪的风尚，而“一家游”的结句又带有清代士人重视家族文化传承的典型心态，展现出清代文人山水诗中“景、理、情”交融的典型笔法。诗人写道：被群山环抱的石楼山，它的名字因四面如石楼高耸而得名，山脚有溪河蜿蜒环绕，相映成趣。这山清水秀的景象宛如天然绘就，却又精细得像经过人工斧凿修饰。我独行山中寻觅着往昔的游踪，感叹先辈早已发现了这处古老丘壑。然世人未必知晓此间的山水胜境，故在此刻它仿佛成了我一家独享的游览之地。

重楼复阁白岩山

在石楼山脚下，有村叫大岭。该村因“岭”而得名，村落依岭而建，呈阶梯状分布，错落有致排列。村后便是石楼山。据《嘉庆义乌县志》记载：“大岭，县东二十五里，在石楼山前。”

大岭村以丁姓为主，始祖自南宋初年迁此落户，至今已有800余年历史。《义乌大岭丁氏宗谱》介绍了丁氏的迁徙之路：“丁免，字叔明。宋熙宁丙辰（1076年）仕婺州录事（是‘录事参军’的简称，相当于今市政府秘书长兼监察局局长）。迁居双林盘石，为义乌第一世祖。”“丁梦宁，字静远，号谦山。由盘石分居稽亭、河儿沿（意指小河边、河岸处），迁居五都大岭，为本派之始祖也。”丁梦宁生于淳熙丙申（1176年），卒于宝祐戊午（1258年）。葬于石楼山，而此山“土名岩头下，伏虎形，坐西朝东”。

早在宋代，石楼山即被誉为景色如画的“胜绝之地”了。据由南宋祝穆编纂的地理类著作《方輿胜览》（卷七）记载：“石楼岩，在义乌县。两岩层级高下，类重楼复阁，盖胜绝之地也。”此处的“石楼岩”，即指石楼山的石楼岩，可见石楼山以岩石著称。

明清时的义乌县志，对石楼山也多有记述。据《万历义乌县志》记载：“石楼山，在县东二十五里，亦名白岩山。高五十丈，周十三里，四面孤绝，两山对峙，远望若浮图状。山东西有岩，总名白岩。”

“四面孤绝”，指山体四周陡峭，与其他山脉不相连，显得孤立而险峻。“两山对峙”，指石楼山与另一座山相对而立，形成对望之势。“浮图”，即“浮屠”，是佛塔的别称。“远望若浮图状”，意为从远处望去，山的轮廓层叠，就像一座佛塔。这段话从空间形态、视觉印象、地质特征等，简明地定义了石楼山的地理特点与名称来源。

石楼山虽然海拔不高，却因“石成楼”而得名，在山的东侧和西侧均有裸露的岩壁或石崖，这些岩体统称为“白岩”。这“白岩”又是怎样的风景呢？《万历义乌县志》有对“白岩”的描述：“白岩，去县东二十八里，在石楼山。山东、西皆有岩，深表（指横向宽度）数丈。东崖（同‘崖’）之上，有岩者四。岩之东由石径行至第三级，有天然石栏护其外。少西（稍向西）又有数穴，状若房阙（指门）。一岩层级高下，类重楼复阁，群峦环之，若屏幄焉。”

“深表数丈”，指石楼山东、西两侧的岩体规模可观，其深度和宽度都达到了数丈。“有岩者四面”，特指岩体形貌突出，斧削四壁。岩之东由石径行至第三级，有“天然石栏护其外”，意思是在该岩体的第三层，可见有天然的石栏防护于外侧，似人工雕琢，实为天工。稍向西处有若干洞穴，“状若房阙”，其形状犹如房屋的门户。“一岩层级高下，类重楼复阁”，意指另一岩体呈阶梯状高低错落，形似层叠的楼台殿阁。群峦环之，“若屏幄焉”，意指此岩如同屏风和帷帐，犹如一幅天然楼阁坐落于山帷之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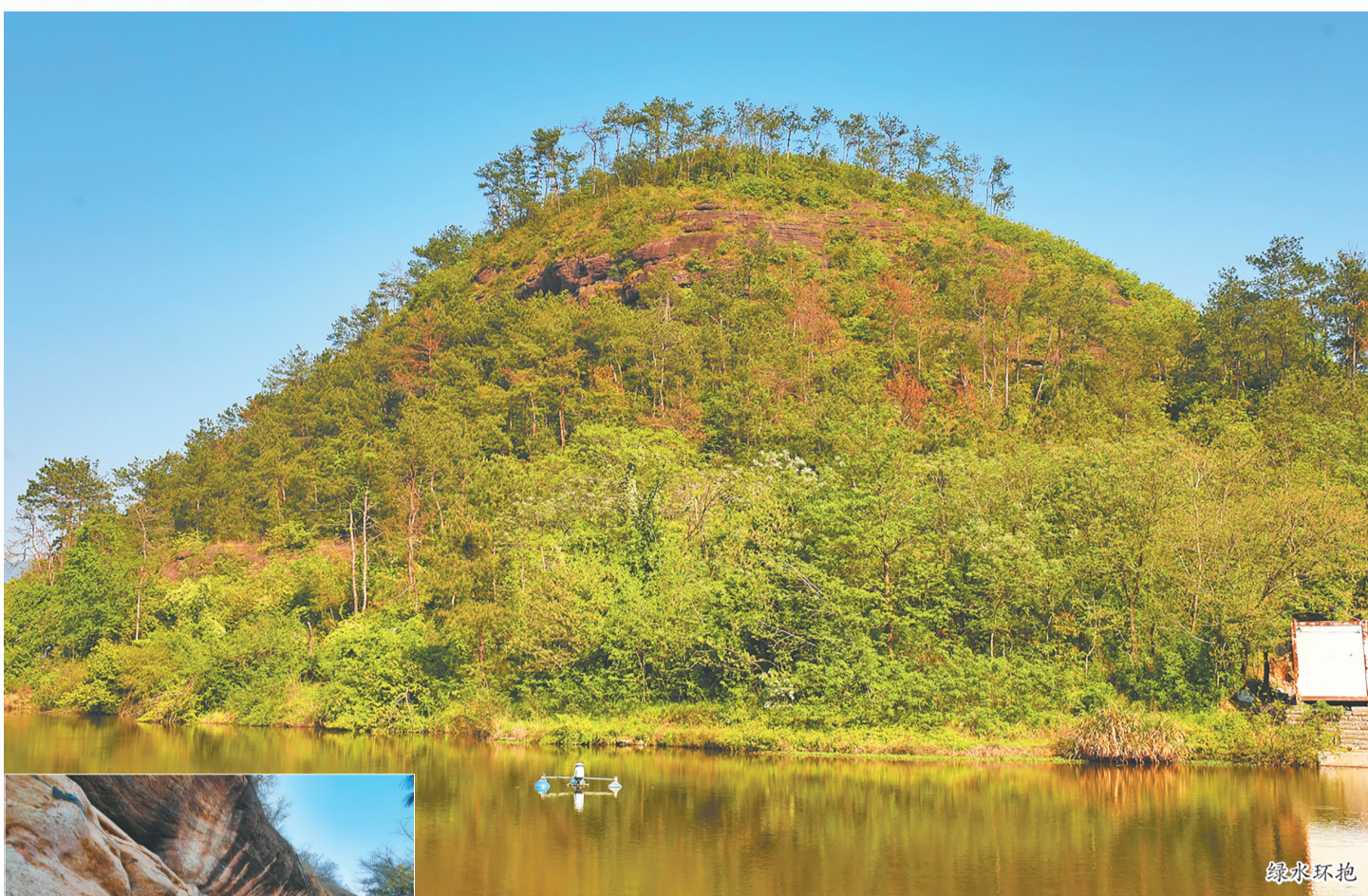
上述史料以“石栏”“房阙”“重楼复阁”“屏幄”等一系列建筑意象，将天然岩穴与山势比喻为亭台楼阁，既突出白岩结构的精巧奇特，也赋予其人文意趣，语言表达简明准确，具有生动传神的表现力，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。相传，古时出了东阳县城之西门、义乌县城之东门，或登上苏溪之南的小山坡，都能望见石楼山。

离离石巖藏秀气

石楼山虽无名山之巍峨，亦无大川之壮阔，却有着小家碧玉般的温婉灵动，让人感受到其深藏的诗韵与意境，诗意袅袅。其中，在石楼山之北屹立着一座形如石巖的山峰，以其层层叠叠、直插云霄的态势，令人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。元末隐士陈樵曾长期隐居石楼山读书作文、著书讲学，写下了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。其《石巖峰》一诗云：“柏叶山前鸞乱啼，小楼西望石离离。北峰云出何曾断，东郡山凡不解飞。萝葛相扶根著树，蟾蜍不死肉成芝。黄粱梦短风尘暗，不是山人好食薇。”

“石巖”，即陶巖，一种类似于现代蒸锅的复合型炊具，整体造型上大下小、中间收腰。“石离离”，即指一座外形酷似蒸锅的山峰。“石离离”既写实石巖峰嶙峋之态，亦隐喻世事纷杂。诗中“柏叶”“鸞啼”点明山居春日之景，但“乱啼”又暗含纷扰之感。“北峰云出”，既写实石巖峰云雾缭绕之景，又以云气的连绵不绝暗喻人间纷扰不休。“不解飞”，反用“飞来峰”典故，言山石本固，无法超脱尘世，暗讽世人汲汲营营却难逃世俗桎梏。“蟾蜍不死”，典出《抱朴子》蟾蜍长生之说。“黄粱梦”，典出唐代沈既济的传奇小说《枕中记》，喻红尘功名如短暂幻梦；“风尘暗”，直指元末乱世动荡。“食薇”，典出《史记·伯夷列传》，伯夷叔齐饿死不食周粟，采薇而食，喻指坚守气节、不妥协退让的品质。

陈樵在此诗中以石巖峰之景为依托，通过云雾、山石、草木、蟾蜍等意象，递进式



绿水环抱



斑斓白岩



壁立山崖

义于李公直方（字德方，号复庵，东阳人，举进士不第，宋末，隐居投徒）。其于天下之书无不读，读无不解。学成而隐，邈然不与世接，唯寤寐寐群经，思一洗支离穿凿之陋。形于谈辩，见于文辞，恒恳恳（诚恳貌）为人道之。”

陈樵幼学于家庭，后师从乡人李直方，故受其父及李直方皆不仕元朝的影响，陈樵学成之后即岩谷谷隐，摒弃仕途，以种药和读书著述自娱。与传统隐逸文人一样，陈樵选择栖居石楼山，在大自然中陶冶自己的情操，静以修身，涵养德性，革除物欲。

陈樵博览群书，潜经典，精于文学。其诗对仗工整精巧，言论文章皆诚恳传达己见。宋濂在其墓志铭中有如此评价：“（其）文辞于状物写情尤精，然亦自出机杼，不蹈袭古今遗辙。读之者以其新逸超丽，喻为挺立孤松，群葩俯仰下风而莫之敢抗（意为百花在其下不敢抗衡）。或就之学，则斥曰：‘后世之辞章，乃士之脂泽（士人的脂粉修饰），时之清玩（时俗的清雅玩物）耳。舍六经弗讲，而事浮辞绮语，何哉！’少作（年轻时的作品）古赋十余篇，传至成均（国子监），生徒竞相誉写（争相传抄），谓绝似魏晋人所撰（媲美魏晋之风）。”

冷峭堆叠招隐岩

“白岩”可谓是石楼山递给世人的一张名片。它稳稳当地立在那儿，像它的性格——内敛、坚韧、包容。

实际上，石楼山之所以被世人误读，是因为没有真正深入白岩深处。正如一句格言所说：“你没有发现它的美，是因为你还没有走到足够近的距离。”由于在山体周围有原始的灌木丛相隔，石楼山就一直隐匿于悬崖绝壁边缘，只有户外活动爱好者来此欣赏其独特的风光。

为了一览石楼山的“非常之观”，这次决心深入白岩，与大自然来一次深度对话。站在悬崖边低头俯瞰，一阵眩晕瞬间袭来。正在犹豫时，悬崖间突然传来了说笑声，接着冒出三个脑袋来。原来这些攀岩者都是附近村庄的村民，说当天已在周边山体攀爬了一圈。在接近垂直的岩壁上，看似没有泥土，却有树木扎根于岩缝之间，生命力何其顽强！他们就是手抓诸类灌木上山的。

人深山中，方见真景。几位村民怂恿着只要跟他们走就没事，说只要掌握了走“之”字形的诀窍，就可以走进白岩深处。于是，他们一人在前面开路，用手顶住笔者的脚底，另一人则在后面抓住笔者的衣领，每个人的身体都紧贴着悬崖匍匐前行。在这片天地之间，每一次抓握、每一次抬脚，都是一场与内心怯懦的较量，而每一个踏上岩壁的人，都是这段故事的主角。虽然双腿还在不时地发抖，但所有

的恐惧，在此刻早已化作了激情与勇气。

果真是别有天地！来到如刀削斧劈般的白岩怀抱，见层层叠叠的断面上，沉积着一道道色彩斑斓的痕迹，仿佛打开了一本地质日记，记录着时间的足迹。它们默默地在此伫立了千万年，正等待着每一位勇敢者，用指尖去触碰它们的灵魂。

热爱山水的人，往往心怀相似的纯粹。在这一刻，大家所有的努力，都似已绽放成了最美的风景。正如石楼山的低调内敛，因其幽僻隐蔽的天然禀赋使然，这也恰如隐士所追求的精神境界。

不必打扰，亦无须强求。陈樵在隐居于石楼山期间，曾将其所依赖的岩体命名为“招隐岩”，并写下了《招隐岩》一诗，将他所有的故事、所有的不甘与欢喜、所有的不为人知，等等，都升华进了他的诗里。其诗云：“何年积盖与山齐，树转峰回草径微。野火裂为方解石，秋风不到寄生枝。谁来树下看云坐，半入人间作燕飞。柏叶山前今净社，不须更草北山移。”

此诗借隐居地岩穴之景，表达了诗人超脱尘网、固守隐逸的志趣，在冷峭山岩的意象中又透出几分孤傲与确信。诗人写道：不知何年堆叠成的伞盖般岩层，竟与这山峦等高齐平。树枝交错成网，山间峰回路转，草径在幽深处则愈见细微。野火曾将山岩崩裂，却炼就了晶莹的方解石。秋风萧瑟，卷地吹过万千家，却永远吹不到岩间那些寄生的枝条。可有谁愿来这树下，与我一同静坐观看云起云落？有时我也偶如燕子低飞，一半身影仍掠过人间烟火。柏叶山前的这片天地，如今已成清静的修行之所，又何必像古人那样，非要写下《北山移文》来申辩心迹呢。

“招隐岩”与“石巖峰”，作为同属石楼山的一部分，构成了“局部与整体”的空间关联，且这种地理关系被陈樵巧妙地转化为精神隐喻的层次递进，二者形成了“峰为外显，岩为内涵”的物理结构。“石巖峰”形如炊具蒸锅，突出山形奇特、独立可观，诗人用“石离离”“北峰云出”表现其巍然矗立、云雾环拥的宏观景象；“招隐岩”是石楼山麓的一处洞穴岩壁，其岩穴更具内敛深藏之特性，诗人以“树转峰回草径微”，暗示其隐匿于山峰转折处，这也是宏观山势中的微观幽居之所。

在诗人看来，石巖峰是观察尘世的“高台”，是抵御世乱的屏障，而身在招隐岩，则如人觉悟之境，诗人在岩穴中获得精神自足，在此处乃是与世隔绝又内在丰盈的别有洞天。从峰写到岩，实现了诗人从“山之客”到“山之主”的身份蜕变，也完成了诗人从“被迫隐于山”到“自愿隐于岩”的精神进阶。

全媒体记者 龚献明 文/摄



重楼复阁